

将然、选择与意愿

——上古汉语将来时与选择问标记的来源

胡敕瑞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首先讨论上古汉语的将来时标记“将”“且”“其”等,推测这些将来时标记可能分别由其意愿义动词发展而来;其次讨论上古汉语的选择问标记“将”“且”“其”等,发现这些选择问标记正好与将来时标记相同,均与意愿有关;再是讨论与意愿有关的“宁”“意”“抑”等选择问标记,且论证“抑”只是“意”的假借字。文章最后强调语言研究需要注意系统考察。

[关键词] 将来时; 选择问; 语法标记; 历时句法

[中图分类号] H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442(2016)02-0017-10

将来时相对于现在时和过去时来说,具有更强的主观特性。因为过去时是已实现的,现在时是正实现的,而将来时是未实现的。如果说将来有某某事情发生,这只是说话人的一种意愿或推测,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Joan Bybee, et al. (1994:280)认为将来时的核心功能可以分解为“意图(intention)”和“推断(predication)”(原文为“*We have argued hear and earlier, as Dahl 1985, that the central functions in future grams are intention and prediction.*”)。Alan Timberlake (2007:307)也认为将来时只能被“期待(to anticipate)”和“预测(to project)”(原文为“*The future can only be anticipated and projected*”)。Joan Bybee 等人所说的“意图(intention)”和“推断(predication)”相当于 Alan Timberlake 所说的“期待(to anticipate)”和“预测(to project)”,“期待”犹“意图”,“预测”即“推断”,它们都是与意愿相关的语义特征。正因为将来时和意愿有关^①,因此不少语言多用愿欲类词语来作将来时的标记。比如英语的 will,丹麦语的 ville, Top Pisin 语的 lajk,这些语言的将来时标记都是源于愿欲类动词。以 Top Pisin 语的 lajk 为例(引自 Joan Bybee, et al. 1994:255):

julaik kilim pig	mi laikwokabaut	em i laik wokabaut.
‘You want to kill a pig.’	‘I shall walk.’	‘He is about to walk.’
你想要杀一头猪。	我将走。	他将走。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基于出土文献的上古汉语词汇与语法研究”(14JJD740008)。该文曾在 2014 年 7 月 19 日召开的“汉语历史语法研讨会”(北大斯坦福中心)上宣读,谢谢孙朝奋、吴福祥、洪波、刘乐宁等教授提供的资料和意见。汪维辉、陈前瑞教授对拙文的修改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lajk”原本是具有“想要”义的动词,后来发展出表将来时的用法,情况与英语的 will 相似。Bernd Heine & Tania Kuteva (2002:310-311)列举了更多其他语言由意愿动词演化为将来时的实例,例如:

Latin: volere ‘want’, verb > Romanian: future marker

Mabiha: ku-lembele ‘want’, verb > -lembe-, future marker

Swahili: -taka ‘want’, ‘desire’, verb > -ta-, future marker

Omyene: -bela ‘desire’, verb > -be-, future marker

Kuba: -bondela ‘want’, ‘ask for’, verb > -bondo-, future marker

Luba: -saka ‘want’ verb > -sa-, future marker

Kimbundu: -andala ‘want’, ‘wish’, verb > -anda-, ando-, or -ondo-, future marker

近、现代汉语的“要”^②,中古汉语的“欲”,同样是由意愿动词发展为将来时标记的典型例子。不妨以“欲”为例,看看其演化的过程:

(1) 孔子岂不欲中道哉。(《孟子·尽心下》)

(2)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庄子·外物》)

(3) 阳货欲见孔子。(《论语·阳货》)

(4) 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谋如是!(《后汉书·赵孝王良传》)

(5) 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襪。(《世说新语·政事》)

(6) 夜欲明时,四方香风,微妙柔软,触身生喜,来吹华敷。(《大乘悲分陀利经》)

促使“欲”发生变化的条件主要有两点:一是“欲”后成分的改变,即体词或体词短语变为谓词或谓词性短语。例(1)“欲”后的成分是体词,例(2)“欲”后的成分可重新分析(既可理解为谓词性短语,也可理解为体词性短语),例(3)“欲”后的成分是谓词性短语。如果“欲”后的成分为谓词或谓词性短语,“欲”就有可能演变为表示将然的标记。例(4)(5)(6)“欲”后的成分都是谓词,它们的存在消解了其前“欲”的动词特征,“欲”逐渐演变为表示将然的标记;二是“欲”前成分的改变,即有生主语变为无生主语。例(1)(2)(3)的主语都是有生命的人物,他们具备为所欲为的意愿,例(4)(5)(6)的主语为无生命的事物,它们不具备为所欲为的能力。无生命的事物置于“欲”前作主语,算是一种拟人化的修辞手法,然而语言的不少变化便是从这种修辞中启动的。下面两例可见“欲”与“将”的密切关系:

(7) 身将隐,安用文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身欲隐,安用文之?(《史记·晋世家》)

(8) 夜已后分,不久打鼓,明星欲出。(《佛本行集经》卷36)=经夜后分,欲打鼓时,明星将现。(《佛本行集经》卷36)

例(7)是不同文本的异文,例(8)是同一文本的异文。例(8)中的“明星”若比拟为有生之物,则其“出(现)”有一种主观意向,表意愿的“欲”适合与之搭配;例(8)的“明星”若理解为无生之物,则其“出(现)”是一种客观的将然,表将然的“将”适合与之搭配。“欲”后的“出”具有更多自主性特征(即主动特征),“将”后的“现”则有更多非自主性特征(即被动特征)。“欲”“将”后所接动词“出”“现”的不同,说明这些后接动词对相关的语法变化也有互动作用。

中古汉语表将然的“欲”和近、现代汉语表将然的“要”均由意愿类动词发展而来^③,符合类型学的一般规则。我们好奇的是,上古汉语的将来时标记是否也与中古及近、现代汉语一样,也是由意愿类动词发展而来。

二

上古汉语的将来时标记主要有“将”“且”“其”三个。例如：

(9)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易经·系辞上》）

(10) 今君到楚而受象床，所未至之国，将何以待君？（《战国策·齐策三》）

(11) 阖庐病将死。（《史记·伍子胥传》）

《广雅·释言》：“将，且也。”《论衡·知实》：“子贡曰：‘故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将者，且也。不言已圣言且圣者，以为孔子圣未就也。”

(12) 雷且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淮南子·时则》）高诱注：“且，犹将也。”

(13) 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庄子·逍遥游》）成玄英疏：“且，将也。”

(14) 杨王孙病且死。（《说苑·反质》）

《墨子·经说上》：“且，自前曰且，自后曰已。”《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五年》：“小王且二十人。”胡三省注：“且者，将及未及之辞。”

(15) 今殷其沦丧。（《尚书·微子》）孔传：“言殷将没亡。”

(16)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17) 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许乎？（《左传·隐公十一年》）

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五：“其，犹将也。……《论语》‘匡人其如予何？’《左隐公传》‘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其’义同‘将’。”^④

有关上古将来时标记“将”“且”“其”的来源，以往的研究并不多。近年来随着语法化和类型学研究方法的引入，有关古汉语将来时标记的来源问题日渐被关注。石毓智、白解红（2007）从类型学角度，观察到汉语的将来时标记与其他语言的将来时标记有共同之处。他们根据有些语言的将来时标记源自 take 类词语^⑤，认为汉语“将”表将然也是源自其“拿持”义；他们又根据有些语言的将来时标记源自 go\come 类词语，认为汉语“且”表将然是源自其假借词“徂”的“去往”义^⑥。古汉语“将”具有“拿持”义，“且”可通“徂”，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古汉语表将来时的“将”、“且”是否分别源自其“拿持”、“去往”义，还有讨论的余地。

先来看“将”。甲骨文未见表将来时的“将”，甲骨文将来时表达多用“其”^⑦。武振玉（2010:94）认为两周金文表示将来的时间副词只有3见，其中“𠄎”两见、“𠄎（上斗下甬）”一见。出土的战国简帛中可以见到更多表将来时的“𠄎”。例如：

(18) 我𠄎(将)求救于蔡。（《清华简二·系年》）

(19) 女(如)天不雨，水𠄎(将)涸(涸)，鱼𠄎(将)死。（《上博楚简二·鲁邦大旱》）

(20) 万勿(物)𠄎(将)自宾。（《郭店楚简·老子甲本》）

(21) 天(梧)𠄎(将)乍(作)，降于其方(旁)。（《楚帛书·乙篇》）

从两周金文和战国简帛来看，表将来时只用“𠄎”（“酱”的本字），不用“将”。如果说“将”字本义与“持拿”义有关的话^⑧，“𠄎（酱）”字本义则与“持拿”义毫无关系，古汉语表将来时的“𠄎（酱）”与“持拿”义当无渊源^⑨。

再来看“且”。“且”可通“徂”，“徂”有“去往”义^⑩。根据“去往”义词汇演化为将来时标记的跨语言通则，由此推断“且”的将来时用法也是源自其“去往”义，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且”不但能通“徂”，“且”也可通“宜”。

如《诗经·大雅·假乐》：“宜君宜王。”陆德明《音义》引作“且君且王”，并云“一本‘且’，并作

‘宜’字”。又如《汉书·司马迁传》有“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一句，《汉书·李广传》引作“宜欲得当以报汉也”，“且”字作“宜”。再如《墨子·非命上》：“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于省吾《双剑謔诸子新证·墨子二》：“‘且’‘宜’古字通……言赏罚乃命之宜然，非以贤与暴之故而得赏罚也。”

古籍“且”可通“宜”，而“宜”又有估料意计之义，如《汉书·张骞传》：“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①《助字辨略》卷一：“此‘宜’字，意计而未定之辞。”如此看来，把“且”表将然的用法视为由其意愿义而来，不是也顺理成章吗？

石毓智、白解红(2007)基于类型学的调查统计，发现将来时标记来源于“意图”义词语的语言是最多的。我们在上一节已论述中古及近、现代汉语表将来时的“欲”“要”也是源于“意图”义动词。类型学的共时现象、汉语史的历时现象，一并说明将来时标记多源于“意图”义词语。据此，我们推测上古汉语“将”“且”“其”三个将来时标记也是源于各自相关的“意愿”义动词。这个推测可以得到下列例证的支持。例如：

(22) 将子无怒，秋以为期。（《诗经·卫风·氓》）

(23) 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吕氏春秋·行论》）

例(22)毛传：“将，愿也。”例(23)“将欲”连文并用。《广雅·释诂一》：“将，欲也。”

(24) 果且伐之，臣荐乐羊而中山拔；得中山，忧欲治之，臣荐李克而中山治。（《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25) 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史记·齐太公世家》）

例(24)“且”与“欲”对文，例(25)“且欲”连文并用。

(26)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诗经·卫风·伯兮》）

(27) 宁子其欲室乎！（《管子·小问》）

例(26)朱熹《诗集传》卷三云“其者，冀其将然之词”，“冀其将雨，而杲然日出”。例(27)“其欲”连文并用。

例(23)、(25)、(27)“将”“且”“其”分别和“欲”构成连文，具有组合关系。“将”“且”“其”和“欲”也可构成异文，具有聚合关系，例如：

(28) 君将若之何？（《左传·隐公元年》）

(29) 君其若之何？（《国语·晋语一》）

(30) 君且奈(之)何？（《史记·魏世家》）

(31) 君欲如(之)何？（《晋书·张华传》）

例(28)–(31)句意既可理解为“您想(对它)怎么样？”也可理解为“您将(对它)怎么样？”因为“想要做的事”，也就是“将要做的事情”。

“将”“且”“其”和“欲”所具有的组合、聚合关系，说明它们之间的语义具有密切联系。因为只有具备了语义上的适配环境，才更有可能发生组合、聚合关系。

同义词的语义演变往往具有同步引申的特点。同具意愿义的“将”“且”“其”，除一同发展出表将来时的用法外，还一同发展出“庶几”“几近”的意思^②，这是因为意愿是一种未然，而未然既可是“将然”，也可是“几然”。例如：

(32) 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孟子·滕文公上》）《词詮》卷六：“将，几也。”^③

(33) 覆三国之君，兼二周之地，举韩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战国策·齐策三》）鲍彪注：“且，犹几也。”

(34)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论语·八佾》)《经词衍释》卷五:“其,犹殆也。”

汉语词语演变既有“意愿>将然”的演变模式,也有“意愿>几乎”的演变模式。然而,这不是汉语独有的现象,跨语言的语料显示,其他语言也存在这样两种相因的演变模式,即既有“want>future”的演变模式,也有“want>avertive(almost,nearly)”的演变模式^④。

古汉语中的“将”“且”“其”不仅同步发展出“将然”、“几近”等用法,下一节我们还将看到它们还同步发展出充任选择标记的用法。

三

戴庆厦(2010)指出:“选择疑问句从语气来看,表达的是疑问语气;从语义关系来看,体现的是一种选择关系。因而这种句子存在两类标记:一是表达疑问语气的传疑标记,即疑问语气词或词缀;二是表达选择关系的关联标记,即关联词。”宋金兰(1999)认为,上古汉藏语选择疑问句有“A-part, B-part”和“A-conj-B”两种类型^⑤,前一种类型是句末使用语气词(part),后一种类型是句中使用关联词(conj),使用语气词的是早期形式,使用关联词的是后期形式。

上古汉语既有使用疑问语气词的选择疑问句,如《说苑·辩物》:“子贡问孔子:‘死人有无知?无知也?’”也有使用关联词的选择疑问句,如《孔子家语·致思》:“子贡问于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下文只谈上古汉语选择疑问句的关联词。

上古汉语选择疑问句的关联词,主要有“将”“且”“其”等,此外还有“宁”“意”“抑”等。明眼的读者可能立即就会发现,上古汉语表将来时的“将”“且”“其”,正好也是上古汉语选择问的关联标记。例如:

(35) 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柶秦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柶秦也? (《孟子·告子上》)

(36) 先生老悖乎?将以为楚国妖祥乎? (《战国策·楚策四》)

(37) 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 (《史记·孟尝君列传》)

(38) 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 (《孔子家语·致思》)

(39) 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庄子·至乐》)

(40) 问主购之?且公购?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41) 葬引至于垆,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 (《礼记·曾子问》)

(42) 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 (《史记·魏世家》)

(43) 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 (《史记·李将军列传》)

(44) 子为我祝,牺牲不肥泽耶?且斋戒不敬耶? (《新序·杂事》)

(45) 请饮而后辞乎?其辞而后饮乎? (《说苑·辩物》)

(46) 君子服然后行乎?其行然后服乎? (《墨子·公孟》)

(47) 君宁死而又死乎?其宁生而又生乎? (《吕氏春秋·贵信》)

(48)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 (《庄子·齐物论》)

(49)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 (《庄子·齐物论》)

选择疑问句的关联标记为何会与将来时标记相同?如果只是个别标记相同,可能归为偶然性因素。但多个标记均相同,恐怕就不是偶同,而是另有原因了。我们认为,将来时标记和选择问标记共享“将”“且”“其”,至少有两个原因可说。第一个原因是,将来时和选择问都与意愿有关,都具有主观性特征。正如 Joan Bybee, et al. (1994)等人所说,将来时具有“意愿”和“推测”两个语义特征,同样选择问也具有“意愿”和“推测”两个语义特征。第二个原因是,将来时和

选择问都与未然有关,需要选择的事项也就是未定事项,都关涉非现实事件。Alan Timberlake (2007:307)指出:“将来的事情尚未存在……但将来总是承认有两种可能发生,无论何时,至少总有两种与现实情形相合的未来。”(原文为“future things do not yet exist;……the future always allows for branching alternatives: at any time there are at least two futures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that situation.”)将来时涉及事物或事件的两种可能,两者必居其一;选择问也多涉及事物或事件两项可能,两项必择其一^⑥。

“将”“且”“其”与主观意愿有关,且事关非现实性,因此它们既用于将来时标记,也用于选择问标记就不难理解了。“将”“且”“其”所具有的意愿语义特征,应该是它们发展出将来时标记和选择问标记的基础。

“亡其”也是上古选择问句中的一个关联词^⑦,例如:

(50) 夫不忍一世之伤而骜万世之患,抑固寡邪?亡其略弗及邪? (《庄子·外物》)

(51) 君将攫之乎?亡其不与? (《吕氏春秋·期贤》)

(52) 意者臣愚而不概于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贱而不可用乎?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⑧

例(50)、(51)、(52)中的“亡其”分别与所在句中关联词“抑”“将”“意者”相呼应,可见它也是一个关联词。“亡其”与“其”都用作选择问句中的关联词。“其”是一种带肯定的推测,“亡其”则是一种带否定的推测。在“其”前加上否定的“亡”,只是更增添了悬拟的意味^⑨。

四

不仅“将”“且”“其”三个选择问标记与意愿有关,“宁”“意”“抑”三个选择问标记也与意愿有关。例如:

(53) 人之情,宁朝人乎?宁朝于人乎? (《战国策·赵策四》)

(54) 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庄子·秋水》)

(55) 君宁死而又死乎?其宁生而又生乎? (《吕氏春秋·贵信》)

《说文·宀部》:“宁,愿词也。”段玉裁注:“其意为愿,则其言为宁。”

(56) (武王)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 (《大戴礼记·武王践阼》)

(57) 不识世无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 (《说苑·善说》)

(58) 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 (《庄子·盗跖》)

袁仁林《虚字说》:“意者,意中料度,乃悬拟之辞。”“意”作为选择问标记,正是由其“料度”“悬拟”之意发展而来^⑩。

(59) 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60) 子何辞苦成叔之邑,欲信让耶?抑知其不可乎? (《国语·鲁语上》)

(61)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 (《孟子·滕文公下》)

《说文·手部》:“抑,按也。”或许拘于“抑”字的本义,清人多把“抑”释为“转语之词”(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词之转也”(见王引之《经传释词》)、“转折之词”(见马建忠《马氏文通》)。由于清人掌握了以声音通训诂的方法,所以清人大多明晓“抑”“意”相通,不过几乎是一边倒地认为“意”通“抑”。清人认为具有按抑义的“抑”理当是转折之词的本字,而“意”是“抑”的假借字。

现代学者则普遍忽略了“抑”“意”相通的事实。因此,在现代学者的不少著述中,多把“抑”“意”看成是两个不同的选择连词^⑪。其实,“意”“抑”不但古音相同(影纽,职部)^⑫,而且古文献中也多见异文例证,例如:

(62) 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 (《国语·周语下》) = 敢问天道乎?意人故也? (《新书·礼

容语下》)

(63) 不知人杀乎? 抑厉鬼邪?”(《国语·晋语》)= 不知人鬼耶? 意厉鬼耶?(《说苑·辨物》)

(64) 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 抑与之与?(《论语·学而》)= 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 意与之与?(汉熹平石经)

作为选择问句的关联词,“抑”“意”本为一词。现代学者不明通假,把“抑”看成是与“意”不同的另一关联词,这是不对的;清代学者明白通假,但把“抑”看成是本字、把“意”看成是假借字,也是不对的。“意”不是“抑”的假借字,恰恰相反,“抑”应是“意”的假借字。“意”具有“料度”“悬拟”义,与愿词“宁”以及具有意愿语义特征的“将”“且”“其”一脉相承,所以都发展有选择标记的用法。

出土文献中选择问关联词还有写作“毳(影纽、脂部)”、“伊(影纽、脂部)”、“罷(影纽、质部)”的,它们也应是“意”的假借字。例如^⑤:

(65) 兀(其)父戈(贱)而不足僂也与? 毳(抑)亦城(诚)天子也与?(《上博楚简二·子羔》)

(66) 尧之得舜也,舜之德则诚善与? 伊(抑)尧之惠(德)则甚明与?(《上博楚简二·子羔》)

(67) 肥从又(有)司之遂(后)? 罷(抑)不(知)民(务)之安(焉)才(在)?(《上博楚简五·季庚子问于孔子》)

出土文献中不见“抑”用作选择问关联词的例子,但可见选择问关联词“意”,例如:

(68) 兀(其)力能至安(焉)而弗为唬(乎)?(吾)弗智(知)也。意兀力古不能至安(焉)唬(乎)?(《上博楚简五·鬼神之明》)

(69) 不智黄帝、颛顼、尧、舜之道才(在)乎? 意微丧不可得而睹乎?”(《上博楚简七·武王践阼》)

早期的选择问关联词“意”还带有其脱胎出来的原始意味,所以这些例中的“意”理解为“估料、悬拟”也无大碍。

因为误把“抑”视为选择问关联词的本字,所以有些学者(如宋金兰 1996,罗耀华、周晨磊 2013)认为先秦汉语中选择问关联词“抑”是由殷墟卜辞中的句末语气词“抑”演变而来的^⑥。这个看法有几点可疑。首先,殷墟卜辞置于句末的“抑”是否是疑问语气词,学界多有争议^⑦;其次,即便甲骨文的“抑”果真是句末语气词,也只是昙花一现,而选择问关联词“抑”不见于战国简帛(更不要说见于甲骨、金文了)^⑧,这样就无法构建“抑”从语气词发展为关联词的链条;再是,从语气词发展为连词,也不符合语法化由实变虚或由虚变得更虚的单向性原则,因为连词比语气词的语义似乎更实。

作为选择问的关联词,“抑”只是“意”的假借字,把“抑”视为原词而为其探寻源头恐怕是徒劳的。清人误把“抑”当作原词,这是他们不足的地方;但是清人注意到“抑”与“将”“且”“其”的用法相似,这是他们可贵的地方。因为清人注意到“抑(意)”与“将”“且”“其”的用法相似,所以在他们的著述中多用“抑(意)”来训释“将”“且”“其”^⑨,例如:

(70)《经传释词》卷八:“将,犹抑也。《楚辞·卜居》曰: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楚策》曰:将以为楚国妖祥乎?‘将’字并与‘抑’字同义。”

(71)《经传释词》卷八:“且,犹抑也。《齐策》:‘王以天下为尊秦乎?且尊齐乎?’‘且’字与‘抑’同义。”

(72)《经词衍释》卷五:“其,犹将也,抑也。《韩策》:‘自以秦为将救赵乎?其不乎?’《史记·赵世家》:‘诚爱赵乎?其实憎齐乎?’‘其’皆‘抑’义。”

我们认为,“抑(意)”与“将”“且”“其”不但用法相似,而且来源也相同,这些上古汉语选择问标记均源于相关的意愿义词语^⑧。

五

语言研究需要注意系统考察。通过系统考察,本文可作如下四点结论:(1)通过系统考察,可以看到上古汉语的将来时标记是自成系统的,上古汉语将来时标记“将”“且”“其”均与意愿有关;(2)通过系统考察,可以看到上古汉语的选择问标记也是自成系统的,上古汉语选择问标记“将”“且”“其”(包括“抑(意)”)也与意愿有关;(3)通过系统考察,还可以看到上古汉语将来时标记和选择问标记是具有内部联系的,所以可以享用共同的标记形式;(4)通过系统考察,还可以避免对将然标记、选择标记作臆测性的研究,避免在借鉴国外理论时犯简单比附的毛病。

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因此需要在语言研究中贯彻系统观照的理念。系统研究有利于推进以往的研究,避免简单的主观臆测。

附注:

①将然和意愿的关系还可以通过一个事实展现出来,这就是不少含有意愿的动词(或助动词)如果其后所跟的是一个事件VP,那么这个事件VP的时间一般是将然。也就是说,意愿类动词(或助动词)本身已经包藏了将然的时间。古汉语的这类意愿类动词(或助动词)有“图”“谋”“冀”“望”“愿”“欲”“肯”“敢”等等,例如:《庄子·逍遥游》:“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吕氏春秋·慎行》:“崔杼与庆封谋杀齐庄公。”《韩非子·五蠹》:“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孔子家语》:“子路曰:由愿闻其人也。”《史记·蒙恬传》:“(赵)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诗经·邶风·终风》:“终风且霾,惠然肯来。”《庄子·渔父》:“吾敢不敬乎!”这些例子,如果删除这些含有意愿的动词,后面的VP将无未然义;有了这些含有意愿的动词(或助动词),后面的VP则有未然义。此外一些表允诺、规劝、命令、猜测、料度的动词也多含有将然的特性,这是因为允诺、规劝、命令也含有意愿。

② Bernd Heine & Tania Kuteva (2002:310)列举了现代汉语的“要”由动词转化为将来时标记。

③近、现代汉语的“要”与中古汉语的“欲”演变路径相同,汉语将来时的表达从“欲”到“要”,只是词汇替换。

④《孟子·万章下》:“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赵岐注:“子以为后有圣人兴作,将比地尽诛今之诸侯乎?将教之其不改者乃诛之乎?”《孟子》原文“其”与“将”对文,赵岐注更以“将”释“其”。

⑤石毓智、白解红(2007)根据国外语言学者的调查,举出将来时标记源自take的语言只有三种,其中一种还包括汉语。

⑥在石毓智、白解红(2007)文中没有谈及“其”表将然的来源。

⑦根据罗端(R.Djamouri2009)统计,甲骨文的“其”共14318次,全都带有“将来”的意思。

⑧《说文》既有从寸的“将”(训作“帅也”),又有从手的“𠄎”(训作“扶也”),或以为两字是异体字。两字或从寸、或从手,字的本义与“持拿”义有关。

⑨“𠄎(𠄎)”与“将”用以表示意愿,显然均是通假用法,其造字本义与“意愿”均无关系。

⑩例如《诗经·郑风·溱洧》:“女曰:‘观乎!’士曰:‘既且。’”陆德明释文:“且音徂,往也。”

⑪颜师古注:“宜犹当也。”

⑫“庶几”这一词语就已暗含“意愿(庶乎)”与“几近(几乎)”的关系。《玉篇·广部》:“庶,冀也。”《淮南子·缪称》:“句吴其庶乎?”高诱注:“庶,几也。”

⑬刘淇《助字辨略》卷二:“方欲如此而犹未如此者曰将,故将又通为几及之辞。”

⑭详参 Bernd Heine & Tania Kuteva2002: 309-310。

⑮其文中的A、B代表两个分句,part代表句末语气词,conj代表选择关联词。梅祖麟(1978)指出先秦两汉时期选择问句的特点是“两小句句末几乎必用‘与’、‘乎’、‘邪’之类的疑问语气词”,而且“大多嵌入‘抑’、‘意’、‘将’、‘且’、‘其’、‘妄其’之类的关系词”。

- ①⑥ 选择问也有不限于两项者,如例(39)。但是最原始且最基本的选择问多是两项择一。
- ①⑦ 或作“忘其”“妄其”,“忘”“妄”读如“亡”,“忘其”“妄其”即“亡其”。例如:“不识三国之憎秦而爱怀邪?忘其憎怀而爱秦邪?”(《战国策·赵策二》)“道固然乎?妄其欺不谷邪?”(《国语·越语下》)
- ①⑧ 司马贞《索隐》:“亡,犹轻蔑也。”小司马割裂“亡其”一词,误训“亡”义为“轻蔑”,其说不可从。
- ①⑨ 在表示意愿、推测的“其”前加上“亡”可以构成一个选择问的关联词“亡其”,同样在一个表示意愿、推测的“将”前加上“亡”也可以构成另一个选择问的关联词“亡将”,“亡将”用同“亡其”。例如:“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将匈奴敬畏精神在木也?”(《论衡·乱龙》)“不知寿王不得治东郡之术邪?亡将东郡适当复乱而寿王之治偶逢其时也?”(《论衡·定贤》)“端端之日有十邪?亡将一有十名也?”(《论衡·诘术》)
- ②⑩ 或有不明“意”的选择标记用法而误读古书的。如例(56)孔颖达疏:“武王言黄帝颡项之道恒在于意,言意恒念之,但其道超忽已远,亦恍惚不可得见与?”按照孔疏,原文句读则为“(武王)曰:昔黄帝颡项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孔疏不可从。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亦曲从孔疏而未加是正,参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第103页、174页。
- ②⑪ 吕叔湘(2004:284)、刘景农(1998:335)、何乐士(2006)、向熹(2010:99)等都是把“抑”“意”视为两个不同的词,未谈及两者之间同词异形的关系。
- ②⑫ 《史记·河渠书》:“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司马贞索隐:“抑音忆。”《周礼·文王世子》郑玄注:“亿可以为之也。”陆德明音义:“亿本又作噫,音抑。”“忆”“亿”“噫”皆从“意”得声,可与“抑”互为音注。
- ②⑬ 例子转引自张玉金(2011:239),因为他承用前人的看法,认为“抑”是本字,所以括注中都用“抑”。
- ②⑭ 他们的看法大概受到了裘锡圭(1988)的启发。裘锡圭(1988)曾提到“较晚的古汉语里置于选择问句两个分句之间的连词‘抑’,或许就是由这种‘抑’演变而成的”。
- ②⑮ 李学勤、裘锡圭、张玉金等持肯定的看法,范毓周、高岛谦一、陈炜湛、朱歧祥等持否定的看法,详参张玉金(2000)。
- ②⑯ 高岛谦一(1989)曾把甲骨卜辞中的“其雨抑不雨”中的“抑”看成选择连词,张玉金(2000)曾论证高岛谦一这个孤立的例句是不成立的。
- ②⑰ 因为“意”和“其”等用法相似,所以文献中也偶见异文,如《墨子·明鬼》:“岂女为之与?意鲍为之与?”=《论衡·祀义》:“而(汝)罪欤?其鲍之罪欤?”古籍中既见选择标记“亡其”,例见上文例(50)-(52);也见“亡意”,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上辅孤主以制群臣,下养百姓以资说士,矫国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东游于齐乎?”“亡其”犹“亡意”,“其”犹“意”。
- ②⑱ 对于“将”“且”“其”“亡其”“宁”“意”“抑”等选择标记的来源,以往学者多认为它们来源不同,性质不同,所起作用也不同,详参李崇兴(1990)。我们认为,上古汉语这些选择标记来源都与意愿有关,性质和作用也基本相同,以往学者的看法值得商榷。

参考文献:

- 白解红,石毓智 2008《将来时标记向认识情态功能的衍生》,《外国语言文学》第2期。
- 曹广顺 2010《从中古译经选择问句中连词的使用谈起》,《历史语言学研究》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楚永安 1986《文言复式虚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大西克也 2002《从方言的角度看时间副词“将”“且”在战国秦汉出土文献中的分布》,《纪念王力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戴庆厦 2010《藏缅语、汉语选择疑问句比较研究》,《语言研究》第4期。
- 冯春田 1987《秦墓竹简选择问句分析》,《语文研究》第1期。
- 高名凯 1986《汉语语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 关键 1987《〈世说新语〉的疑问句》,《鞍山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3期。
- 何锋兵 2004《选择复句和假设复句关联词交叉现象略谈》,《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期。
- 何乐士 2006《古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语文出版社。
- 洪波,蓝鹰 2001《上古汉语虚词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江蓝生 1992、《疑问副词“颇、可(岂、宁、敢)、还”》，《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等)，北京：语文出版社。
- 李崇兴 1990 《选择问记号“还是”的来历》，《语言研究》第2期；又载《语文识小录》，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
- 李学勤 1980 《关于师组卜辞的一些问题》，《古文字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
- 刘景农 1994 《汉语文言语法》，北京：中华书局。
- 刘有志 1995 《说说虚词“欲”》，《古汉语研究》第1期。
- 刘子瑜 2005 《汉语选择问句历史发展研究评述》，《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柳士镇 1992 《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龙国富 2010 《动词的时间范畴化演变：以动词“当”和“将”为例》，《古汉语研究》第4期。
- 罗耀华，周晨磊 2013 《“抑”的去语法化》，《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吕叔湘 1942 《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 梅广 2015 《上古汉语语法纲要》，台北：三民书局。
- 梅祖麟 1978 《现代汉语选择问句法的来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9本第1分；又载《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 彭芳 2008 《共性与个性：英汉语表示“将来”意义的语法化模式及机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第6期。
- 裘锡圭 1988 《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中国语文》第1期。
- 任远 2002 《选择连词“其”》，《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
- 石毓智，白解红 2007a 《将来时标记向认识情态功能的衍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1期。
- 石毓智，白解红 2007b 《将来时的概念及其词汇来源》，《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 宋金兰 1996 《汉藏语选择问句的历史演变及类型分布》，《民族语文》第1期。
- 王继红，陈前瑞 2015 《“当”的情态与将来时法用的演化》，《中国语文》第3期。
- 王淑华 2009 《汉语选择疑问焦点标记演变研究》，《山东社会科学》第3期。
- 王统尚 2009 《汉语史上“欲”作将来时标记》，《湖北社会科学》第10期。
- 武振玉 2010 《两周金文虚词研究》，北京：线装书局。
- 相玉玲 2008 《选择疑问句的历史研究》，苏州大学硕士论文。
- 向熹 2010 《简明汉语史》(修订本，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向学春 2005 《选择连词“其”与语气副词“其”》，《承德民族师专学报》第3期。
- 张万禾，石毓智 2008 《现代汉语的将来时范畴》，《汉语学习》第5期。
- 张玉金 2000 《关于卜辞中“抑”和“执”是否句末语气词的问题》，《古汉语研究》第4期。
- 张玉金 2011 《出土战国文献虚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周大琳，高乐 2008 《古汉语选择问句研究概述》，《现代语文》第7期。
- 祝敏彻 1995 《汉语选择问、正反问的历史发展》，《语言研究》第2期。
- Alan Timberlake 2007. Aspect,tense,mood, In Timothy Shopen (eds),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Volume I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rnd Heine & Tania Kuteva 2002 *Wor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an Bybee, William Pagliuca & Revere Perkins 1991. Back to the future, In Elizabeth. Traugott and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ume II)*, 17-5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Jone Bybee, William Perkins & Revere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Ulan, R. 1978. The Nature of Future Tenses, In Joseph H. Greenberg (eds)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Volume III), 83-12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胡敕瑞，男，江西泰和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汉语历史句法与词汇研究。

【责任校对：林子】

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Apr 2016

LIU Dan-qing, Topic Markers in Classic Chinese and Distinctions between Subject and Topic

Abstract: Mainly based on data of the full texts of *Lunyu* (《论语》The Confusion Analects) and *Zuozhuan* (《左传》),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use of *ye* (也), the most frequent topic marker in Pre-Qin classic Chinese, supplemented with a brief touch on *zhe* (者), another topic marker in classic Chinese. The paper then revisits theoretic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subject–topic relations. A major observation is that various usages of topic markers are we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ferential and information status of topics whereas Pre-Qin topic markers almost never applied to the semantic role of agent in the subject slot, unlike the case of Japanese, Korean, Yi and Jingpo, in which no such a constraint is found on the agenthood of subject, and agent–subjects with topic markers can be readily attested. By contrast, the agent of an event is the prototypical semantic role of subject. In many languages, elements with strong topicality but poor agenthood are inhibited from occurring as a syntactic subject. In the light of the theories of judgment types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 the paper makes the generalization that subject, with agent as its proto-typical role, and stage-level predicate, together constitute an unmarked match, so do the topic as given information and an 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 Subject and topic can overlap with each other, but often separate as well. The universal tendency of topic is particularly strong in Pre-Qin Chinese as to rule out the stage-level predicate in sentences with a topic marker. Therefore, Pre-Qin Chinese exhibits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subject and topic more explicitly than most of other languages.

Key Words: topic marker; Pre-Qin classic Chinese; subject; agent; information structure; judgment types

Hu Chi-rui, Future, Selection and Intention: A study on the Markers of Future Tense and Alternative Questions in Ancient Chinese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discusses the markers of future tense such as *ji ā n g* (将), *qi ě* (且) and *q í* (其), and refers these markers should be originated from relative verbs with intention meanings respectively. Second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rkers of alternative questions such as *ji ā n g*, *qi ě* and *q í*, and finds these markers are just consistent with the markers of future tense, which are both related with their intention meaning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probes deeply into other markers of alternative questions such as *n ì n g* (宁), *y ì* (意) and *y ì* (抑), and demonstrates that *y ì* (抑) should be a phonetic loan character of *y ì* (意). In the end of this paper, we emphasize that linguistic researchers should pay much attention to a language system when they are doing a case study.

Key Words: future tense; alternative question; grammar markers; historical syntax

Feng He, Probing into the Sources of *Ersuo* (尔所) and *Erxu* (尔许)

Abstract: The numeral demonstratives *ersuo* (尔所) and *erxu* (尔许) came into being around and after East Han period, which were formed neither from *shisuo* (是所)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nor by the synchronic combination of *er* (尔) and *suo/xu* (所/许). The source construction of *ersuo* and *erxu* were *X+suo/xu* (X+所/许) denoting quantity, in which *xu* came from a trait demonstrative in the same form. This change involved a category shift from quantity expression to quantity deixis, during which the former approximate quantity particle *suo/xu* was grammaticalized into an internal component of the lexical items *ersuo* and *erxu*. The original features lingered in later forms served as a basis